

父志·母愛·兄長情

羅錦堂

「徐櫻」寸草悲」讀後

「寸草悲」是徐櫻女士爲了紀念她的母親夏宣夫人的百年誕辰而寫的書。書中內容，除了故宮博物院蔣復璁先生的序和作者的自序外，頭一篇「俺爹爹」，和第二篇「父親軼事二三則」，敘述了她的亡父徐樹錚將軍一生可歌可泣的事功和不尋常的遭遇。我們知道，徐將軍是民國初年段祺瑞時代炙手可熱的風雲人物，當他在西北邊防軍總司令任內，鑒於外蒙古受蘇俄的蠱惑，醞釀自治，他便當機立斷，單刀直入的去向外蒙當局曉以大義；外蒙一方面固然是畏懼中央政府的實力，但主要是受了徐將軍精神的感召，所以不發一兵，不費一彈的解決了這項紛爭，使外蒙撤消自治，重新納入中國的版圖。杯酒釋兵權，這是何等機智，何等悲壯的偉大功業，所以孫中山先生說他可與班超、傅介子媲美。可是一個偉大人物的出現，並不是憑空從天上掉下來的，往往要走許多崎嶇不平的道路，徐將軍自不例外，我們只要看書中以上所說的兩篇文章，便可明白。

徐將軍既能吹笛，又擅唱崑曲，他最愛唱元曲中的單刀赴會一折，並以關雲長自許，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張狀元季直曾贈以詩云：「將軍高唱大江東，勢與梅郎角兩雄。」梅郎即梅蘭芳。他以一介武夫而崑曲又能與梅氏爭雄，就可想

而知其造詣之深。不但此也，他還經常改正曲譜與曲辭，如「秋江」中的「下山虎」，「認子」中的「醋葫蘆」和「吃糠」中的「孝順歌」等，都有他獨到的見解。將軍又精研詩律，擅長書法及篆刻，現在台北萬華龍山寺的石碑上，尙留有他的詩，筆法蒼勁，詩亦可喜，茲抄錄如下：

紅顏珍珠誠可愛，白頭太守亦何癡；
十年結子知誰在？自向庭前種荔枝。

將軍還有手寫影印的一本「建國詮真」，此書早已流傳海外，在日本就有兩種譯本。當他在德國考察的國宴上，忽接獲國父崩殂的惡耗，他即席手擬一聯，拍電回國，那幅對聯是這樣的：

百年之政，孰若民先？何居乎一言而得，一言而喪。

十稔以還，使無公在；正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

把民國初年政壇上的混亂情況，反映在筆底，其心情之沉痛，可想而知。像他這樣多才多藝，允文允武的人，自古迄今，並不多見，可惜正當他飛黃騰達的時候，由於政治上的種種恩怨而爲人謀害，在當時真是天地爲之震驚，風雲爲之變色的重大事件。

本書的第三篇和第四篇，都是徐櫻女士爲了紀念她的亡母而寫。我們常說一個成功人士的後面，總是站着一個偉大的女性，讀了那兩篇文章，就更加能够體會到它的真實性。單是「俺娘」一篇就佔了八十七頁之多，約全書的三分之一，可見作者的動機，是要把精力放在她母親的介紹上。她以輕鬆活潑的筆調，寫出夏宣夫人的離合悲歡，例如她在討論爲徐櫻女士選婿時，對徐女士的三哥徐道鄰博士說：

你妹妹在家裏，嬌生慣養，李（方桂）家現在並非富有，生活要是過的不富裕，她怎麼受得了？

三哥說：方桂有好職業，家境富有不富有，並非問題。

中央研究院是什麼新設的機構？我怎麼從來沒聽說過？誰知道能維持多久？

啊呀，中央研究院，是最近才成立的最高學府呀，您怎麼不放心呢？他既有進中央研究院的資格，哪一個大學，他都可以去教書的。

哪個大學，都要人教語言學麼？這倒是個什麼科目呢？我很不懂啊？

這個科目，不但您不懂，現在很多人都還不懂，那就是研究人說話。



(右) 授教綠奇陳與(二右) 士博捷方李婿夫偕(中) 士女櫻徐著「悲草寸」
。影合等士女娟慧徐(二左) 授教絲大俞

真荒 唐！除了 啞巴，誰 生來不會 說話？有 什麼研究 頭？有幾 人沒事做 ，要去研 究人說話 ？

是啊 ！所以沒 有幾個人 去研究人 說話，現 在是冷門 ，沒有多 少人注意 到這門學 問，將來 說不定他 會成爲專 家或者權 威呢？

噢！ 如此說來 ，並非沒 有前途，

大學裏是會需要，這種人才；不過，大學裏停 了聘，又怎麼辦？

那他可以寫書、賣書。

他要寫書不成或不好，賣給誰？誰見過幾 個賣書的人能養家活口？你妹妹豈非苦矣！

他們母子倆這樣的對話，的確非常逼真而富 有情趣，把一個慈母對兒女的愛心，和盤托出， 到現在爲止，李方桂先生，一如道鄰先生的判斷 ，成爲語言學的權威，而且一天也沒有失過業， 李夫人徐櫻女士，更沒有受過生活上的折騰，不 過天下父母心，誰不是如此，我們對於徐老太太 的嘮嘮不休，也就深以爲然了。

以後，又附刊了作者姪女（道鄰先生長女） 徐小虎的「回憶奶奶」一文，這篇原是用英文寫 成，由作者把它譯出。小虎的英文，讀來十分流 暢，而徐櫻女士的譯文，更見精彩，她經常以熟 練的口語及慣見的典故，穿插其間，有時偶而也 有一兩句崑曲的成語，使文章特別趣味化，絲毫 沒有一般譯文的生硬話和倒裝句，在中文方面， 若沒有很深的素養爲基礎，是不容易駕馭的。把 一個小孫女心目中的奶奶，描寫得呼之欲出，確 是一篇難得的好文章！

接着，除了一篇作者的「紀念大哥」外，其 他各篇，都是爲了紀念徐道鄰先生而寫的，計有 ：「先兄道鄰事略」、「哭三哥」、「紀念三哥 」。另有道鄰先生的原配德籍夫人舒碧君的「羅 馬三年」是寫她跟隨道鄰先生出使義大利時的回 憶，其中妙趣橫生，由於這是紀念性質的文字， 雖然爲題目所限，不好信筆發揮，但也不免有使

人回味無窮的地方，例如她寫道鄰先生的長女徐小虎，在羅馬讀書時，學校中要她受天主教的洗禮，可是道鄰先生，是一個中國傳統觀念很深的外交官，他爲了女兒不必受天主教的洗禮而搬出一套大道理，他對小虎說天主教要人受洗禮，是由於他們以爲人生下來就有罪，靈魂有污點，受了洗禮，才可把污點除去，否則，一輩子都是罪人；可是我們中國的三字經上說：「人之初，性本善。」因此中國人沒有罪，不必洗。小虎把這個理論，用來去向學校說，學校當局，居然也接受了不再要求她受洗禮。這個理由，就當然並不十分堅強，但也可看出道鄰先生的急智和他的愛國心來。

道鄰先生，曾獲德國柏林大學法學博士，擔任過外交官和行政主管，後又轉入學界，分別在國立同濟大學、國立台灣大學，以及美國華盛頓大學任教，是一個美豐采，能文章才子型人物

編輯報告

△前任海洋學院院長李昌來教授以其敏銳深刻的觀察，生動雋永的筆觸寫「訪美國，看近貌」，憶述他年前訪美之行的見聞種種，旅美遊記像李教授這樣有份量的作品，洵屬罕見，字裏行間，時時有新發現，處處有新趣味，值得細讀。

△旅美名作家吳崇蘭女士「從豪傑到裁縫——奇人修廣翰」本期寫「狼去虎來哀東北」，對修廣翰在東北光復後的驚險遭遇日寇和俄軍在東北劫掠暴行，由個人小故事寫到大題目，既有歷史價值，可讀性亦強，所附圖照尤極爲珍貴。

告

編者

△楊瑞先女士「魯莽書生李萬居」本期寫王芃生和李萬居相見，李萬居應邀參加抗日情報聯絡工作，着墨不多已將王芃生的愛國風範，書生習氣，有深刻生動的描繪，確是一篇難得的傳記佳構。

△抗日名將張金廷逝世後，國內報紙雜誌對這抗忠勇愛國、剛正廉潔的將軍所作的報導似乎太少了，在復興文化加強民族精神教育的今天，在中共散佈謠言、誇稱領導抗戰的時刻，我們對當年遠征異域、浴血抗戰的愛國志士，理應多加表揚，本誌特隆重推出姚秀彥教授、張同生先生追念張金廷將軍的文稿

詩文書法具佳，加以從小受他父親徐樹錚將軍的熏陶，對崑曲也特別喜愛，並長於吹笛，凡是崑曲界的朋友，沒有人不稱道他的，例如王節如女士就這樣說：「那時我正學崑曲於徐門，經道鄰兄多項指點後，大有進步。他指點我多唱何種，力唱何種，不唱那些個曲子。從那以後，我就依照他的指教，繼續用功。我是很晚才學崑曲，真正是末學後輩，經他指點，再用了功，所以才勉強不太外行了。道鄰兄盛讚我唱的『彈詩』中的『九轉貨郎兒』同『五轉』，說我大概對這兩段下了苦功，並說很少人能唱好這段最難唱的曲子。又說我『夜奔』的整齣都能唱出戲神來。不像是清唱，而像是在台上載歌載舞，很不容易！」她又說：「有些人批評他有傲氣，我絲毫不覺，只覺得他氣質高貴清雅，在一堆人當中，永遠是超衆的。」王女士的這些話，真是肺腑之言，

使人對道鄰先生的爲人，更加肅然起敬。另外，在徐櫻女士「哭三哥」一文中，也談到道鄰先生的崑曲，她說：「他的崑曲造詣很深，能吹能唱，並習冷門曲甚多……成齣的他教過我『秋江』、『罷晏』、『陰告』、『陽告』、『吃糠』等；『彈詞』裏的『八轉』、『姑阻』裏的『榴花泣』，這都是從來沒聽到別人唱過的。」的確，這些曲子，很少人唱，尤其『八轉』，恐怕會的人有限，倒是我曾以此問題請教過李方桂先生和李師母，他們二人原來都能唱，只是由於『八轉』的內容太淒涼，所以曲調特別低沉，不易發聲罷了。最近看到「哭三哥」一文，已爲人收入「古今文選」，足見它的可讀性甚高，其實好文章不止這一篇，以上所述，僅是個大要而已。

「寸草悲」定價六十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
中外雜誌社帳戶

兩篇，至情至文，感人至深。

△喬家才先生的「情報風雲」，波瀾壯闊，筆法細膩，越寫越精彩，這一期寫情報詩人陳祖康，奉派在上海偵伺敵偽，當年祕辛內幕躍然紙上，彌足珍貴。

△李郁塘先生的「堯樂博士智抗俄軍」，對堯樂捉放俄國將軍，史魔再出毒計圖殲堯樂以及堯樂脫險離新疆晉京報告邊情的經過，有生動翔實的報導，敬請讀者注意。

△王念康先生「馮玉祥逼宮劫質真相」，寫馮儀被馮玉祥強逼離開皇宮，避居天津的許多內幕祕辛，讀來引人入勝，不忍釋手。

△本期因提前出版排校不及，何輯五先生、吳國柄博士、王成聖教授、葉秀峯先生等大作均延至下期刊登，敬讀作家讀者鑒諒。